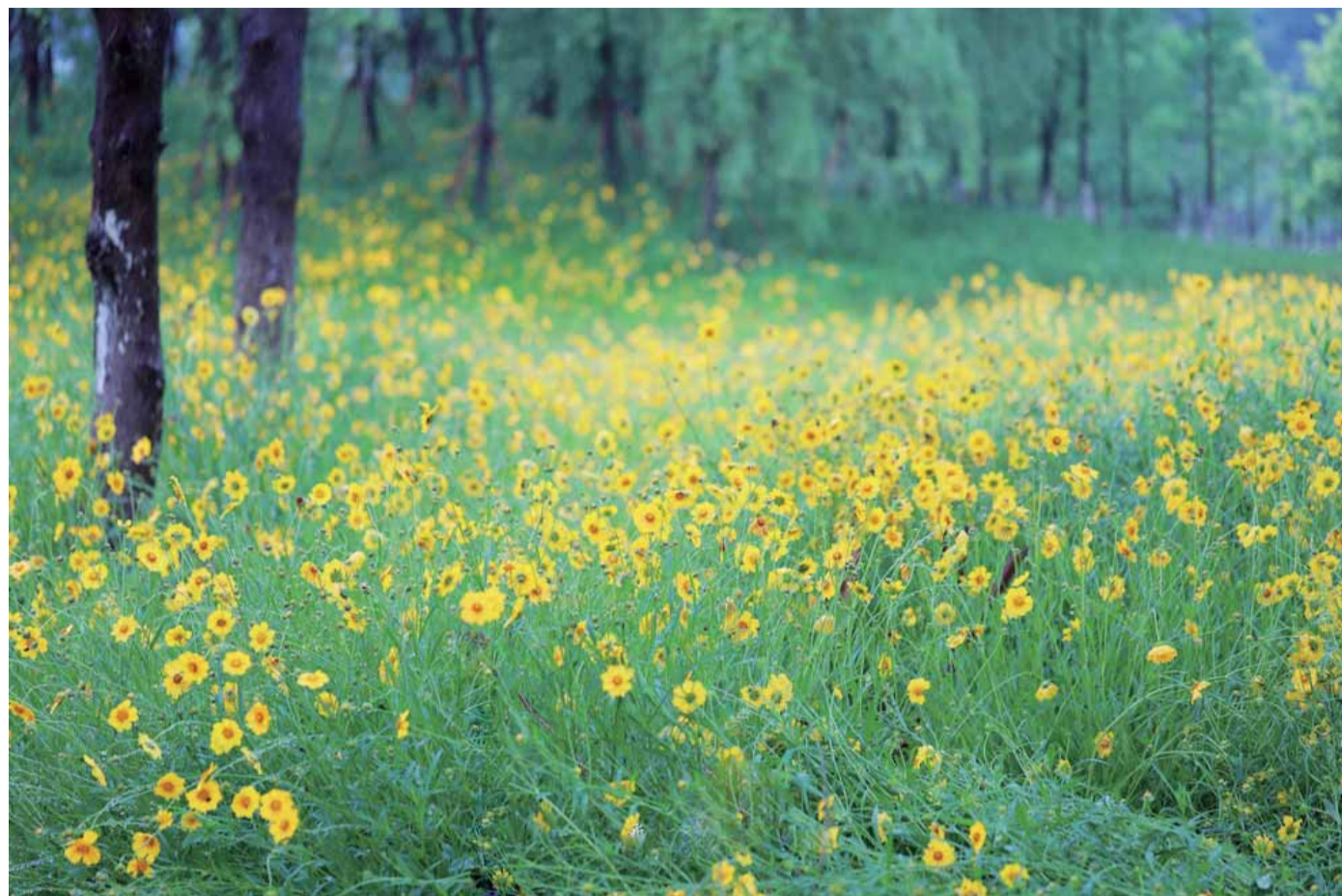


移步易景，随手拍就是一张桌面屏保

文/图 本报记者 刘晓飞



薄云遮掩,小雨淅沥。初夏,空气却微凉,头顶上的天,苍白如纸。

过了三月,过了万花齐放万物复苏;过了四月,过了新月派诗人笔下“一树一树的花开”。五月,怎就成了“丝雨绵云五月寒”?五月,真的繁花已落,莺声已老?

这片金鸡菊摇曳在风里雨里,被无意撞见,环顾,除了它们,还有不常见的月见草,和诗意般存在的蔷薇——人画了?以为是错觉。

长相温润可人,在花类中也算雅致,月见草却被唤作草,不受待见。雨滴一颗颗,附着于粉嫩的月见草花瓣,掉落一颗,仅仅片刻,又有雨滴完美替位,晶莹剔透,如沐后的婴儿。

移步异景。退出月见草的迷幻,金鸡菊在另一片天地热闹。暴力黄的色彩是它的标签吧,喻意向上,没有喝彩,也在自己的生命期限里尽力绽放。